

王德亮編著

曾國藩之民族思想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王德亮編著

曾國藩之民族思想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自序

愚賦性樸拙，寄籍江淮，早罹艱屯，旋讀旋輟。弱冠以還，校課而外，兼嗜雜籍，恣意瀏覽。烹研乙部，則受章太炎先生之感召，致力報學，迺因于右任先生之啓示，歲月空徂，卒鮮一精，言之殊增慚慙。迨先後濫等中央掃蕩兩報，時閱十載，爲編撰職務牽制，更乏餘力從事學問。雖抱敬以治事，恕以待人，勤以補拙，儉以養廉之志，而亦感躬行之未逮，居常引以爲憾！

二十九年春，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歸來，重沐總裁薰陶，凜然有動於中，愈感有淬勵必要，爰有「爐餘」之刊行，以誌過去鴻泥，爲個人生活劃一時代。旋擬對現在抗戰之精神總動員方面，有所靖獻，因於公餘覓隙，從事「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」之編纂，以期讀者感發興起，同仇敵愾，加強戰鬥意志，與政府國策相配合，早日逐敵於國門之外，閱兩載而竣藁。將從事於「中華民族光榮史」之增訂，使一般青年，獲窺先民之豐功偉績，而增強其愛國思想。

忽感於世人對曾國藩之道德文章功業，雖深致景仰，然仍多以其平洪楊一事而少之，謂爲効忠異族，扶滿抑漢，昧於民族大義，甚至詆之爲漢奸者。惡！是何言？是何言？是殆循名忘實，得貌遺神，不深嘗曾氏所處之環境也！用是不揣樸昧，徵諸文獻，考其原委，網羅衆說，加以抉擇。擬對其組織湘軍動機，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（以今語釋之，則爲維持民族固有文化），重刻船山遺書，欲廣佈民族思想於社會，加以闡揚，而未敢定也。既而觸類引伸，下筆不能自休，寢成數萬言。按諸本證而協，驗之旁證而通，雖別開生面，與時論抵牾，然學貴創獲，不尙雷同；又嘗徵詢當世賢達意見，僉蒙嘉許。因此勇氣倍增，不敢深闕固藏；意在發潛德幽光，使曾氏之苦心孤詣，大白於天下，不致再蒙不潔之名耳！今茲距其逝世，蓋七十有一年，而遺書風行海內，朝野稱頌勿衰，謂非行能卓絕，詎能如是哉？愚於曾氏，雖服膺有年，深憾未獲親炙，而又蟄居

荒谷，參考書籍，不易搜羅，宮牆美富，曷敢妄云窺見。僅暢述其凡，聊誌「仰之彌高」之意云爾。世之景行湘鄉者，或亦有取於斯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古吳王德亮識於陪都龍門浩塗山北麓蓮花山敬恕寄廬。

目錄

自序

一 組織湘軍志在保衛鄉里維持名教	一
二 湘軍崛起爲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	一五
三 培植湘軍使重心轉移避免清廷之嫉視	一八
四 湘軍演變爲北洋軍戴湘軍未竟之志	三一
五 辛亥武昌起義北洋軍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滿清	三四
六 撤退之湘軍大部加入哥老會從事革命運動	四八
七 重刻船山遺書欲廣佈民族思想於社會	五二
八 外交政策注重自立自強以樹威信	五六
九 積極提倡洋務以圖捍禦更大之外侮	六〇
十 結論	七三
附陶希聖先生覆著者原函	七九
後記	八〇

雪國藩之民族思想

組織湘軍志在保衛鄉里維持名教

清咸豐初年，太平軍席捲東南各省，分途北上，響應者蠡起，社會制度，均被破壞，海內騷然。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突經變亂，人心惶怯，謠言四起，雖未見太平軍之地，亦相率挈家驚走，莫知所措。綠營將士，既窳敗難用，各省辦團練者，尤鮮成效。曾國藩以待郎丁母憂在籍，遇鄉里人則教之以保守之方，鎮靜之道。迨太平軍攻湖南省城既解圍，巡撫張亮基留江忠源之楚勇二千人駐長沙防守，札委湘鄉諸生羅澤南、王鑫等招募湘勇千人以往。國藩奉命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，當即草疏懇請在家守制，並具呈請巡撫張亮基代奏，繕就未發，適巡撫專弁以函致國藩，告武漢失守，人心惶恐，懇即一出。庶吉士郭嵩燾亦至其家，力勸出保桑梓，其弟國荃又贊成之，乃燬前疏，於咸豐二年十二月，出治鄉兵於長沙。兵非素習，手無斧柯，又乏度支轉運之供，羽檄調度之權，其困難殆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嗣以團練保衛鄉里，不能越境剿敵，始疏請募爲官勇，仿前明戚繼光成法，束伍練技，編爲湘勇，以備不時之衛，令羅澤南、王鑫、塔齊布、鄒壽璋、周鳳山、諸玖躬及其弟國荃分將之。翌年七月，移駐衡州，創建水師，以成名標、諸殿元、楊岳斌、彭玉麟、鄒漢章、龍獻琛、褚汝航、夏鑾、胡嘉垣、胡作霖等分統之，此爲湘軍組織伊始之情形也。試觀曾氏致歐陽牧雲一函，即可知其所以不顧一切，出而任事，乃由於湖北失守，長沙驚慌，不得不起而保護桑梓，抑亦義不容辭也。茲錄其原函如次：

「牧雲仁兄大人足下，前信寫就，正擬專人送至省城，請張撫台代爲發摺。十五夜，接張撫台來信二件，知武昌失守，不勝駭歎，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，勸我到省，幫辦團練等事。弟以湖北失守，關係甚

大，又恐長沙人心惶懼，理宜出而保護桑梓，即於十七日由家起行，二十一日抵省。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，其次則勤於操練。……」

又觀其致九弟沅甫書云：

「劫數之大，良可歎！然使堯舜周孔生今之世，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。」

太平軍由桂北上途中，嘗頒布三道檄文：一曰奉天誅妖檄文，二曰諭救世人檄文，均爲倡行耶教，勸人崇拜上帝者。三曰奉天討胡檄文，則爲痛述滿人壓迫漢族，闡揚民族觀念。論者僉謂奉天討胡檄，詞意冠冕堂皇，尙易引起漢族同情，其餘二檄，則違反中國國情，爲洪楊失敗之重大原因。茲將其奉天誅妖檄原文，摘誌如次：

「據舊詔聖書天文皇上帝，當初六日造成天地，出口人物，皇上帝是神爺，是魂爺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在，天下萬國，俱有記及皇上帝之權能。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來，皇上帝大發威怒屢矣，爾世人還未知乎？皇上帝第一次大怒，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，洪水橫流矣。第二次大怒，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國矣。第三次大怒，皇上帝遣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太國，替世人贖罪受苦矣。今次又大怒，丁酉歲，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，命誅妖，復差天王作主救人。戊申歲，皇上帝恩憐世人之陷溺，被妖魔之迷纏，三月，上主皇上帝降凡，九月，救世主耶穌降凡，顯出無數權能，誅盡幾多魔鬼，場場大戰，妖魔何能鬪得天過。且問皇上帝何怒，乃怒世人拜邪神，行邪事，大犯天條者也。爾世人還未醒乎？生逢其日，得見皇上帝榮光，爾世人何其大幸！生遇其時，得見太平天日，爾世人何其大幸！好醒矣！好醒矣！順天者存矣，逆天者亡矣。……爾等盡是上帝子女，爾等知否？本軍師實情諭爾等，爾等肉身，是爾凡肉父母所生，爾等靈魂，是上帝所生，上帝是本軍師親爺，亦是爾等親爺，又亦是天下萬國人民親爺。此所以古語云：「天下一家，四海皆兄弟也。」今爾等丟親爺，拜魔鬼，魔鬼是上帝親爺讎敵，亦是本軍師讎敵，又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。魔鬼者何？就是爾等所拜祭各菩薩偶像也。各菩薩偶像者何？就是蛇魔紅眼睛「閻羅妖」之

妖徒鬼卒也。蛇魔紅眼睛「閻羅妖」者何？就是皇上帝當初造天造地之時，所造生之老蛇。今既變爲妖怪，能變得十七八變，東海龍妖亦是牠，正是妖頭鬼頭，專迷惑纏捉凡人靈魂，落十八重地獄，做他妖徒鬼卒，聽他受用淫污者也。

爾等靜想，魔鬼既是專迷惑纏捉上帝子女，就是專迷惑纏捉本軍師弟妹，非是本軍師讎敵，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而何？夫魔鬼既是讎敵，焚擊之不暇，反伸首就他，任其纏捉，俗語云：「豆腐是水，閻羅是鬼。」又俗語云：「走鬼走入廟」，爾等聽過否？爾等果有靈心未死，將此等俗語靜想，亦可以翻然醒悟追悔，丟了親爺莫大之罪，且中了讎敵詭計，後來墜入地獄沉淪，聽魔鬼淫污，狗啃賤，賤過狗矣。」

又其諭救世人檄文云：

「今天父上主皇上帝，恩憐凡人，中魔鬼毒計。丁酉歲，差天使接天王昇天，上帝親命天王誅妖，復差天王降凡，作主救人。戊申歲，三月，上帝降凡主張，九月，天兄耶穌降凡拯救，今既五年矣，本軍師不實情諭明爾等，爾等無知，反天逆天，致陷地獄，受千年萬萬載永苦，本軍師問心何忍，故今特剴切諭明爾等，速即丟魔鬼，歸親爺，方可受天百祿也。……且爾等本身，既認識上帝親爺，脫鬼成人，在世榮耀無比，在天享福無疆，永遠威風，永遠尊貴，豈不勝過幫妖變鬼，生則受鬼迷纏，死則作鬼奴卒，受其淫污惡毒，變成大腫麻瘋，變成難看惡鬼，永遠在十八重地獄，受無窮無盡苦楚也。孰得孰失？何去何從？必有能辨之者。如有能辨之人，速即反戈替天誅妖，以獎上帝主意，上帝幸甚。……」

統觀檄文大意，視上帝爲神爺，稱耶穌爲天兄，目菩薩爲魔鬼，充滿怪誕色采，其不合中國國情，昭然若揭，誠所謂「名教之奇變」，「鬼神所共憤怒」者也。試將會氏之「討粵匪檄」文比照觀之，即可知其組織湘軍之動機，完全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，針對洪楊之倡行耶教，到處毀壞廟宇，擾亂地方而發也。曾氏所頒布之檄，原文節錄如次：

「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，於今五年矣！荼毒生靈數百餘萬，蹂躪州縣五千餘里，所過之境，船隻

無論大小，人民無論貧富，一概搶掠罄盡，寸草不留。其虜入賊中者，剝取衣服，搜括銀錢，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，即行斬首。男子日給米一合，驅之臨陣向前，驅之築城濬濠；婦人日給米一合，驅之登陴守夜，驅之運米挑煤。婦女而不肯解腳者，則立斬其足，以示衆婦；船戶而陰謀逃歸者，則倒擡其屍，以示衆船。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，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，曾犬豕牛馬之不若。此其殘忍慘酷，凡有血氣者，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！

自唐虞三代以來，歷世聖人，扶持名教，敦敎人倫，君臣父子，止下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粵匪竊外夷之緒，崇天主之教，自其僞相，下逮兵卒賤役，皆以兄弟稱之，謂惟天可稱父，此外凡民之父，皆兄弟也；凡民之母，皆姊妹也。農不能自耕以納賦，而謂田皆天王之田，商不能自賈以取息，而謂貨皆天王之貨，士不能誦孔子之經，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，新約之書。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，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。此豈獨我大清之變，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，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！凡讀書識字者，又烏可袖手安坐，不思一爲之所也！自古生有功德，沒則爲神，王道治明，神道治幽，雖亂臣賊子，窮凶極醜，亦往往敬畏神祇。李自成至曲阜，不犯聖廟；張獻忠至梓潼，亦祭文昌；粵匪焚柳州之學宮，燬宣聖之木主，十哲兩廡，狼藉滿地。嗣是所過郡縣，先燬廟宇，即忠臣義士，如關帝岳王之凜凜，亦皆污其宮室，殘其身首，以至佛寺道院，城隍社壇，無廟不焚，無像不滅，斯又鬼神所共憤怒，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！

本部堂奉天子命，統師二萬，水陸並進，誓將臥薪嘗膽，殄此凶逆，救我被擄之船隻，拔出被脅之民人，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，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，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！是用傳檄遠近，咸使聞知。倘有血性男子，號召義旅，助我征剿者，本部堂引爲心腹，酌給口糧；倘有抱道君子，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，赫然奮怒，以衛吾道者，本部堂禮之幕府，待以賓師；倘有仗義仁人，捐銀助餉者，千金以內，給予實收部照，千金以上，專摺奏請優敘；倘有久陷城中，自拔來歸，殺其頭目以

城來降者，本部堂收之帳下，奏授官爵；倘有被脅經年，髮長數寸，臨陣棄械，徒手歸誠者，一概免死，資遣回籍。……」

其欲捍衛地方，維持名教之苦心，充滿行間，不難窺見其旨趣所在，而絕非志在扶滿矣。又觀咸豐三年十月，清帝所頒上諭，嘗言：

「曾國藩團練鄉勇，甚爲得力，剿平土匪，業經著有成效，著酌帶練勇，馳赴湖北，所需軍餉等項，著略秉章籌撥供支。兩湖唇齒相依，自應不分畛域，一體統籌。」

及咸豐四年四月清帝復頒上諭，又言：

「曾國藩初次接仗，卽有挫失，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，何事機不順若是？現在湖北待援孔亟，曾國藩以在籍紳士，若祇專顧湖南，不爲通籌全局之計，平日所以自許者安在？」

曾氏於其復田鏡堂函中，亦嘗言之，如謂：

「弟以菲材，謬膺重寄，其初辦理團練，略招勇丁，以剿土匪；其後四方多故，事會相招，遂有不克中止之勢。……」

則知曾氏之率領湘軍出境，征討太平軍，實非得已，而非其初衷矣。由捍衛鄉里而推及於鄰省，是乃仁愛之心所擴充也。厥後湘軍驅逐太平軍出湖南境，遂克武漢，肅清湖北，長驅千里，席捲無前，各路之討洪楊以立功者，咸倚曾氏以爲重，湘勇之旌旗，遂飄揚於各地。以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之舉，而終以底定國內，轉移風氣，斯誠近古未嘗有，抑亦出於曾氏意料之外也！試再觀其他諸人對於曾氏組織湘軍之紀載，更可證實吾說之有自矣。如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檢論中，謂：

「湘軍之夷洪氏，名言非正也，洪氏以夏人撻建夷，不修德政而暴戾是聞，又擴張耶教以軼于之。曾國藩左宗棠之起也，其始不過保衛鄉邑，非敢贊清也。」

羅爾綱氏於其所著太平天國史綱中，謂：

「湘軍的幹部人物，則爲曾國藩所物色出來的還帶鄉氣的能勞苦有血性的儒生，湘軍的下級羣衆，則爲土著的農夫，湘軍的訓練，則以儒家的仁字禮字的精神去教訓。……所以初期的湘軍，實可說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。至於湘軍的精神與信條，我們從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中，更分明的看得出來。……此檄一方面，歷數太平軍攪亂社會的安甯，破壞中國固有的人倫與社會的制度，強迫人民信仰上帝教與焚燬神靈及寺廟，另一方面，以地方性刺激兩湖三江的人民，以名教奇變，刺激士大夫階級，以神佛刺激下級羣衆。湘軍的幹部人物爲儒生，儒生階級所持以爲護符者爲名教，湘軍的下級羣衆爲農夫，農夫所信仰者爲神佛。故曾氏此檄，能夠同時喚起儒生與農夫的同情，教他們各爲自己的地位或信仰，而向敵人一致的鬭爭。湘軍的精神在此，湘軍的信條也在此，所以湘軍與太平軍這兩個壁壘的鬭爭，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宗教的鬭爭，因爲湘軍的信條，是儒教道教和佛教，而太平軍的信仰，則爲上帝教。」

稻葉君山氏在其所著清朝全史中謂：

「湘中主將皆係書生，祇知中國固有之學問名教，曾之檄文，實湘軍之精神，彼指摘洪軍焚柳州之學宮，孔子之木主及十哲之兩廡等，謂孔子孟子當痛哭於九泉，此語最爲緊要，後日洪軍之政策，亦許讀孔孟書，以冀人心之和緩矣。湘軍非勤王主義，亦非雷同性之侵略，意在維持名教，即恢復異宗教之南京是也，是故湘軍可稱爲一種宗教軍。……湘軍組織之動機，非對於朝廷之義務，……全由自衛之必要而起。……」

又謂：

「彭玉麟爲長江水師之指揮者，三十餘年之久，當從軍之初，立二誓約：其一曰不私財，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。咸豐十一年授安徽巡撫，彼辭不受；同治三年，克復南京，賞一等輕車都尉世爵，加太子少保銜，續任爲漕運督，朝賞頻至，彼亦不受。嘗上痛切之辭表曰：『臣本寒儒，傭書養母，咸豐三年，母物故，曾國藩謬用虛名，強之入營，初次臣見國藩，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職，國藩見臣語誠實，許之。顧十餘年來，任知府，擢巡撫，由提督補侍郎，未嘗一日居其任，應領收之俸給及一切銀兩，從未領納絲毫。……臣既從

軍，志在滅賊；賊既滅而不歸，近於貪位。夫天下之亂，不徒在盜賊之未平，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，中興大業，宜扶樹名教，振起人心，」云。彼擴張長江水師使至一萬餘人，一切兵餉，以鹽稅及長江釐金稅充之，不煩戶部。亂平後，尙餘六十餘萬，報告兩江總督，寄託於鹽道之手，取其利息，加水師公費。彼曰，予以寒士來，願以寒士歸也。觀以上之事實，湘軍組織之動機，「非對於朝廷之義務，又不爲賞爵所激動，全由自衛之必要而起。然則洪軍之平定，樞紐於湘軍，與朝廷無涉，而朝廷之設施，直隔靴搔癢而已。」

柳詒徵氏在其所著中國文化史中，謂：

「世謂湘軍之精神，在維持名教，觀彭玉麟之宗旨，固可以見湘軍之動機，然亦足徵吾國人之能力，雖以滿清之壓制，亦能崛起而大有爲。」

陳恭祿氏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中，謂：

「曾國藩……其兵來自湖南，其地風氣強悍，人民易成精兵，其應募者，原爲保衛家鄉之農民，將校多爲研究理學之學者，其人對於洪秀全之摧殘儒教，莫不痛心疾首而欲滅之，均能黽勉從事，訓練士卒。……曾國藩雖非將才，然能謀而後戰，審察利害，不求一時之功，而有深見之方略，太平軍遂遇勁敵。」

陳翊林氏於其所著胡曾左平亂要旨一書中，謂：

「聞嘗取胡曾左之事功，與太平天國較論之，胡曾左等有適乎當時國情之中心思想，以資號召；而太平天國所謂天父天兄天弟之說，實不足以敵之。胡曾左等，有互相維繫之中心勢力，以利驅策，而太平天國則自楊韋亂後，互相猜疑，勢力分散，幾不可支矣。胡曾左等自爲克己進賢之中心人物，以樹之模楷，而太平天國之人物，雖如石達開李秀成輩，亦有所不逮焉。」

李肖聃氏嘗於致何貽焜書中，對曾氏有所評論云：

「曾氏自湘起兵，艱難百戰，塔羅激揚忠義，江李盡爲鬼雄，曾公復能本其所學，轉移習尙，刻苦自

勵，屈志求賢，此其所以成功也。討洪檄文申明志義，史家以太平之戰役，比於宗教之戰爭，故其軍爲衛道之師，其人爲命世之傑。在曾公當日，惟知蕩寇以救民生，平亂以全中國，使吾民不遜於天主之教，新約之書，以弭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變。而論者乃或惜其不爲漢族建蓋世之殊勳，徒爲異族盡歎歎之愚忠，而足下或未深察，亦偶同於世人之說，是猶論史者曾不考其時代，徒苛論乎古人，古人不任咎也。」

何貽焜氏於其所著之曾國藩評傳中，亦謂：

「曾氏之生平，最爲時人所詬病者，莫若民族思想之缺乏。考其所以，蓋由於時代背景與家庭環境，有以致之，觀其所作檄文，兢兢以扶持名教是尙，更足見効忠異族，絕非曾公之本意。史家謂「湘軍非勤王之師」，「湘軍如宗教軍」，誠爲篤論。曾公之事業，常爲後人所詬病者，厥爲太平天國之克服，溯其淵源，固由於曾公有定見、有毅力，能以克己爲體，進賢爲用。惟清室之信任，洪楊之內鬩，似亦予曾公以良好之機會。至洪楊信奉耶教，不合國情，曾公崇尚儒教，深得民心，於軍事之利鈍，更有重大之關係，自極顯然。……」

又謂：

「曾公原喜讀禮，當彼居京時，卽曾以議大禮疏，名震一時，其所以特加重禮，蓋以禮爲經世之具，公於王船山遺書序中，嘗謂：「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，而息天下之爭，內之莫大於仁，外之莫急於禮。」於孫芝房侍講劄議序，亦云，「古之學者，無所謂經世之術也，學禮焉而已。周禮一經，自體國經野，以至酒漿廛市，巫卜繕廩，天鳥蠱蟲，各有專官，察及纖悉，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，歎邱明之發凡，仲尼之權衡萬變，大率秉周之舊典，故曰周禮盡在魯矣。……」其兢兢於禮，已可概見。……崇尚禮治之目的，在維持社會之秩序，保障人民之安甯，惟其崇尚禮治，故扶持名教，不遺餘力。公於討粵匪檄中，……對太平軍崇奉耶教，破壞中國固有之人倫道德，社會秩序，加以猛烈之攻擊，其意固在維持名教也。稻葉君山於清朝全史中，謂「湘軍非勤王主義，亦非雷同性之侵略，意在維持名教，」洵有所見。」

蔣廷黻氏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大綱中，謂：

「太平軍到處破壞寺廟，毀滅偶像，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慣，心中不以爲然。各地的土匪，都趁火打劫，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，就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。他們幹他們的事，對於官軍及太平軍，無所偏依，有組織的祕密會社，則附和太平軍，如湖南的哥老會，及上海的小刀會。大多數的士大夫階級，積極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。至於排滿一層，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，但是他們一則因爲洪秀全雖爲漢人，雖提倡種族革命，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，滿人雖是外族，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；二則因爲他們覺得君臣之分既定，不好隨便作亂，亂是容易的，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，所以士大夫階級，這時對於種族革命，並不熱心。……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，甚至於理想人物，……家世業農，……是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，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，讀他的文章，或研究他的爲人辦事，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，他和小農民一樣，一生一世，不苟且的事情。……他對洪秀全的態度，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態度，不過比別人更加積極而已。

那時的兵，不但不能打仗，連鄉下的土匪，都不能對付，所以人民爲自衛計，都辦團練，這種團練，就是民間的武力，是務正業的農民，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游民土匪。……曾國藩的事業，就是利用這種鄉勇，而加以組織訓練，使它成爲一個軍隊，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。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，並不是曾國藩獨創的，但是爲什麼惟獨湘軍能成大事，原故就在於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。

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，是精神教育的注重，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，是我民族的至寶，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，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，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。……

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，他所選的官佐，都是他的忠實同志，他是軍隊的主帥，同時也是士兵的導師，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。……

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，作軍隊的精神基礎，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，來加強軍隊的團結

力。……這樣，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，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。」

張厲生氏於其所著之中國之民族思想與民族氣節中，謂：

「洪楊之興，藉上帝教以惑衆，猶仍會黨之故智。且其悍將羅大綱等，原爲三合會頭目，其相結以排滿，殆爲必然之趨勢。……然其迷信神權，帝制自恣，卒未脫草莽英雄之窠臼。至於變易禮教，屠殺極慘，更爲致敗之由。要其從事種族革命，不可沒也。……

設但揭討滿之旗，而不假天主教以亂視聽，不肆行誅戮以激民憤，則湘軍未必能起，即起亦未必能得志。乃計不出此，迷信異教，任用親屬，致石達開李秀成諸將，均不克展其懷抱，錢江黃畹之謀，均不能用，外失奧援，內乏輯睦，幾何不困憊以死也。」

胡哲敷氏在其所編之曾國藩一書中，謂：

「曾國藩起初本是以鄉人資格，站在保衛鄉土的立場上，爲家鄉努力。清廷見太平軍所過之地，莫不風捲殘雲，而長沙一處，獨安然無恙，始命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資格，募爲官勇，出境剿敵。國藩乃擴充鄉勇而爲湘軍，令羅澤南、王鑫、塔齊布、及其弟國葆等分將之。翌年（咸豐三年）又用江忠源郭嵩燾等所建水攻之策，購造兵船，編成水師，以楊岳斌彭玉麟等分統之，自是湘軍水陸師皆完備，遂爲太平軍之勁敵。

雖然：自今日觀之，曾國藩以漢人資格，去助清廷爲虐，以殲殺太平軍，似乎太缺乏革命性了。其實曾氏與太平軍之不相容，卻另有見地，在他討太平軍檄文中，有一段謂：（檄文已詳前文茲從略）這是曾氏與太平軍根本抵觸的所在，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戰爭。所以他始終不懈，爲的就是要維持名教，恐怕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，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，這是曾氏的心跡。是故湘軍初起之時，祇在保衛鄉土，後來便在維持名教。」

錢穆氏在其所著國史大綱中，謂：

「洪楊起事的第一因，在其有一種宗教性之煽惑，而將來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對，限制其成功，而逼到失

敗路上去的，便是這一種宗教。

洪楊因地理的關係，開始附會採用西洋的耶教，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託，一面攫到廣西深山中愚民的擁戴，一面卻引起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。……削平洪楊的，並不是滿清政府及其朝臣，而是另外一批讀書人和農民，洪楊的耶教宣傳（並非真耶教），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。洪楊的騷擾政策，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之敵意，曾國藩的湘軍即由此而起。……

相傳太平天國圍長沙，左宗棠謁見天王，獻攻守建國之策，並勸天王棄天主耶穌，專崇儒教，天王不能用，左遂逃去，爲後來削平洪楊之重要人物。如羅澤南彭玉麟等，皆激動於民族文化禮教之保全，以及社會民生秩序之自衛，而奮起殺賊，彼輩不私財，不受朝廷官祿，以書生督領鄉民，自衛地方，而漸次推及於近鄰，乃一躍而爲削平洪楊之惟一勢力。湘軍與粵軍（即洪楊）同樣抱有一種民族觀念。粵軍的缺點，在於沒有注意到民族文化傳統勢力之重要，只圖激起革命，甚至對於傳統文化加以過分的蔑棄，一切目之爲妖，而別擁偽造的天父天兄，讀聖經，做禮拜，此與滿洲入關薙髮令，一在外面，一入內裏，同樣對於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，爲一種難堪之損傷。……

粵軍的領導人，對於本國文化，既少瞭解，對於外來文化，亦無領略。他們的力量，一時或夠推翻滿清政權，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，這是洪楊失敗最主要的原因。（就此點論，洪楊的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，與八卦教、天理教等，還是一鼻孔出氣。）而且洪楊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幟，他們並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傳統文化樹敵，而他們軍事上的實際活動，卻又並沒有一個預定的全盤計劃。……湘軍雖係地方團練，而一起即有蕩平天下之整個準備，其用兵次第，亦始終牢守一個計劃，按步推進。……清廷雖知曾國藩才力可依，然並不會想以削平洪楊事業，全付湘軍之仔肩，忽而令之援浙，忽而令之援閩，忽而令之入川，又忽而令之赴蘇。若使曾國藩遵從清廷意旨，必致一事無成，全局失敗而止。惟曾之意中，早有一整個討平洪楊之腹本，因此清廷命令，彼必宛轉因應，令其與自己計劃相應而止。其前鋒則由九

江逐步推進而至安慶，其後部則由湖南逐步推進而至武漢，糧紮穩打，一面應付洪楊，一面應付清廷，又一面則團結共事之人才。……先後十三年，雖兵事利鈍，瞬息千變，而進退計劃，前後一貫。反觀洪楊，自王內閣以後，石達開遠行，內部即少可仗之才。李秀成陳玉成僅爲戰將，雖東西馳突，不無一逞之威，然中樞不能發縱指示，關外不能利害專斷，狼奔豕突，漫無把握，兩兩相較，成敗自判矣。……

曾國藩雖在軍中，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，網羅人才，提倡風氣，注意學術文化，而幕府賓僚之盛，冠絕一時。至於洪楊，自東、北、翼三王內閣以後，天王唯用兄弟戚屬爲親信。文治制度方面，在南京十二年，可算絕沒有些微上軌道的建設，亦不能搜羅原來團體以外之人才，卻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，欺盡天下，如此何得不敗？」

陳懷氏在其所著中國近百年史要中，謂：

「聞洪秀全初起兵圍長沙時，有一人布衣單履與秀全論攻守建國之策，多中要害，并勸其棄耶穌，專崇儒教，秀全不能用，其人乘夜逃去。後湘人欲誅此獻策者，人知其姓名，不能得，事遂寢。或曰，此其人，即左宗棠也。」（按此事蕭一山氏於其所著之清代通史中，亦有述及。）

陶希聖氏在其所著中國民族戰史中，亦謂：

「湘淮軍本以保衛家鄉爲目的，後來出境作戰，漸由保鄉進而保國。曾國藩以維護禮教號召，轉變人民對洪秀全的同情，成爲護教的自衛，保持固有文化，掩蓋了種族仇恨，太平天國便因此失敗了。」

綜觀以上記載：證明湘軍組織之動機，完全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，而非志在効忠滿清，固昭昭矣！一時隨曾氏從戎以討洪楊者，大都皆爲儒生，讀孔孟書，以抱道自任者，無怪其忠義奮發，必欲平定而後已。使太平軍但揭討滿之旗，不假借天主教以亂視聽，不肆行誅戮以激民憤，則湘軍未必能起，而左宗棠亦必不投入湘營，有可斷言矣！乃石達開之覆曾氏書中，猶有：

「足下（指曾國藩）固嘗讀中國聖賢書者，春秋夷夏之辨，當亦熟聞之矣。自古王莽輔秦，猶未至彰明